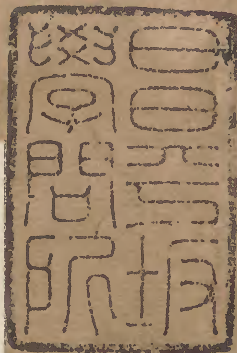


定纂  
四書古今大全

六下

中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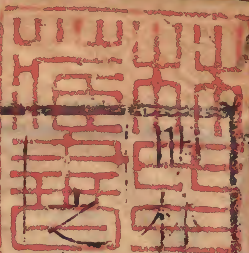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四	六	八	
〇	五	五	
冊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文	八		漢
函	五		書
一	四		
〇	四		
架	〇	五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45	
冊數	40 ( 7 )		
函號	277	89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次崖曰車者度之大者也冬官頌制作之法有司討可  
之弊輿之廣六尺六寸而轍迹之在地者遠邇皆如一焉外  
史達書名于四方行人諭書名于九歲而天下無異書矣有  
司徒以同民風有宗伯以掌邦禮而又何異行之有耶

明季子名曰今天下今之天下也即周天子在上之時此三字

重看三個同字亦重看同軌盡天下之車而一其軌遵天子

之所制也同文盡天下之書而一其文遵天子之所考也同

倫盡天下之行而一其倫遵天子之所議也曾有自用自尊

而反古者乎

胡茅鹿門曰車是制度之一端舉車以該其餘軌不在車而在

地蓋車以迹為驗耳同文兼形與聲倫非人倫之倫乃次序之體即相接間秩然之體也以次序之體而用之于相接便是行

車考

按周禮云一器而工聚者車為多○又云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鳥隼七旂以象鶉火也熊旂六旂以象伐也龜蛇四旂以象宮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風俗通云黃帝戰蚩尤于涿鹿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于帝車因作華蓋○孝經援神契云王者德至山陵則山出木根車應載萬物虞舜德盛于山陵故山車出○釋名云黃帝造車故號軒轅氏○山海經云番禺生奚仲奚仲生言光是始以木為車○章玄成傳云四方同軌師古曰同軌言車轍皆同示法制齊也

書考

按淮南子曰蒼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曰自書契作詐偽萌生去本趨末棄耕耨之業而務錘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文所劾故哭也鬼或作兎恐有取毫作管之害及之故哭○說文序云黃帝之史蒼頡見鳥獸蹏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作書契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

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  
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  
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漢書注曰八體一曰大篆書二  
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隸書  
八曰行書○江表論書表云漢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  
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小篆也四曰  
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虫所以書幡  
信也

雖有二節

宋朱子曰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  
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居周世而欲行夏商之禮所謂  
今世反古道道卽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議禮所以制行故行  
同倫制度所以爲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  
宋胡雲峰曰語云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此曰今用之吾從周豈  
不以周禮至春秋之時已非復周公制作之舊如用之者孔  
子設言其或用禮樂則如此今用之者孔子明言天下之所  
通用者今如此也孔子雖不欲徇時俗之弊而亦不敢不徇  
時王之制此所以爲孔子之時中也

宋朱公遷曰論語言宋不足徵中庸言有宋存焉先儒之意以  
謂自二代之禮言之則杞宋皆不足徵自杞宋二國言之則

相比于宋尤不足徵是也愚謂以二代之禮言之則杞宋皆  
可歎已對時王之禮言之則未于殷人也不忍言宋之不足  
徵也故夏禮曰說殷禮周禮皆曰學而幸其有宋存焉然雖  
有僅存而非當世之法也故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親親而尊尊有哀傷不滿之意焉

明蔡虛齋曰禮樂是通套字卽所議之禮所制之度所考之文  
也○章句孔子旣不得位則從周而已非以不得位三字應  
有德無位說此又有意在孔子若得位則斟酌四代不專於  
從周矣○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見無有敢自用者苟無  
其位不敢作禮樂焉見無有敢自專者今用之吾從周見無  
敢生今反古者

明林次崖曰旣曰有宋存焉又曰宋不足徵蓋宋雖有存  
或寡矣從周有潤澤權宜意不自用自專故舉以爲準若只  
隨聲逐臭我略無斟酌又自用自專反古者之罪人豈從周  
之心哉

明郭洙源曰位指天子之位德指聖人之德據今天下之所同  
則作禮樂者必德與位兼而又乘其時然後可故無論無位  
者不敢作卽有其位而德不在且不敢作也縱有其德而位  
旣不在則亦不敢作也夫子不云乎夏禮無徵而無可從殷  
禮雖僅存亦非時而無敢從惟周禮尚在今天下用之吾亦

從今之共用者而已敢外周禮而有作乎此二節必如此講  
方見渾成以三事言曰禮度文以二字言曰禮樂以一字言  
曰禮總只是個制作夏禮世遠人亡無從而學止能言其意  
故曰說殷禮曰說宋存故也存亦僅存什一于千百耳存之  
皆存非舉行也吾學二句重在今用之上正見爲時王之制  
孔子之從也以此

明陶石簣曰此二節頂上今天下來見時王之制凡爲下而愚  
者賤者生今者俱不敢倍也大意如此玩亦不敢作亦自要  
低昂重無位邊此且下節亦示有德無位說如拘舊作愚不  
敢自用賤不敢自尊卽聖人亦不敢生今反古作三斷照應  
首節雖非不通還欠融貫

明鄧定宇曰此節是承上而究極言之不但德位俱無者不可  
以倍上雖有其位云亦不敢也時講多用何也二字作過  
文不是非天子節以申言了決無申了又申之理

明董思白曰人知有位無德之不可作而不知有德無位之亦  
不可作亦字須玩故夫子之從周所以從時也時之所在卽  
中庸矣向令夫子改物而王冕之外豈無損益乎而康侯以  
春王正月謂行夏之時亦不達此章之旨矣

明陸聚岡曰夏禮何以曰說殷禮何以曰學蓋夏禮曰說以無  
從而學也殷禮曰學以宋存故也此雖不是解說學之因亦

可見說學二字之義

明揚復所曰有宋存焉是存那禮在

明歸震川曰有宋存一語有慨幸意夫子殷人也猶有文獻之存可幸也然宋特有之而已非殷之所用也是可慨也

明王觀濤曰說與學字有別夏禮不足徵只聞什一於千百而能去其意殷禮有宋存則文獻儘可徵亦自可學有宋存要

文得非時王之制從周只重時上非若論語重郁郁之文也明鄒臣虎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然有感慨不滿之意只時制所在不敢生今反古耳

附覽新奇說

明焦漪園曰此章與下章晦菴子一作承為下不倍一作承居上不驕愚意不必然大哉章云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又云有道足以與無道足以容不驕不倍既有所承矣足與足容獨無所承乎不知此真牽合之病

禮儀考

按白虎通曰王者所以盛禮樂何樂以象天禮以法地人無不含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故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禮所以防淫佚節其侈靡也○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陽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陰制度于陽故言制樂象陽禮法陰也

夏考

按玉海云帝王世紀禹受封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陽翟是也周書武王問太公吾將因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

杞考

今河南杞縣

案杞妣姓伯爵周二王後武王克商求夏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杞以奉禹祀其地今開封府雍丘是也東樓公四傳而至武公武公十一年魯隱公立後嘗遷都緣陵又遷淳于淳于蓋古之州國至閔公維之六年西狩獲麟後三十二年而國滅于楚

宋考

按玉海孔氏曰成湯之初以商為號及盤庚後為殷○海錄事云湯伐桀金生水故為水德天下號曰商後曰殷者以契封商湯居殷受命故二號○曹氏曰盤庚復治亳之殷地湯之故居故兼稱殷商○朱氏曰商言其國殷言其地

宋考

今河南歸德府

案宋子姓公爵周二王後出自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啟食采於微謂之微子紂為不道微子抱祭器以奔周武王誅紂立其子武庚武庚以三監畔成王誅之中分其地封微子為宋公以奉湯祀禮樂車服悉如商舊作賓王家其地應天府睢陽是也其後數世孫穆公和之七年魯隱公立景公三十六



年西狩獲麟後六世二百七年而齊魏楚共滅其國

**周考**成周今河南洛陽縣

案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邰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先其官窳於西戎至太王為狄所逼去邠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王有天下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

**章旨**

明唐荆川曰首節引聖言以見為下倍上之非下承聖人之意而反覆以推明之大旨重在非天子一節前後不出此意細玩首尾全是子思發夫子平日尊周之心

王天下有三重二節

宋黃洵饒曰人得寡過矣之人天下之人也

宋陳三山曰上而周為夏商禮非不善然於今無可徵民將駭而不言下而不達如孔子德非不善然不得顯位以行之民亦將玩而不言

明蔡虛齋曰王天下即上章之天子是始受命為天子者故議禮制度考文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非指守成繼業者言守成者雖賢聖續其舊服可也三重者言王天下之道莫重於議禮制度考文也根德位時來寡過以點出自立無過意方可寡民之過過即自用自專反古之過

明林次崖曰有三重有字不可忽三重盡制盡善方得謂之有寡過只帶言之言民因有三重得以寡過也蓋惟王盡制則惟民從義

明蔡虛齋曰土焉者不可露出夏商字只言時王以前有其德與位而無其時也下焉者不可露出孔子字只言聖人在下有其德而無其時與位也兩個不信俱無民字蓋無徵與不尊則在已自無以取信於人是不信不信則在人便自無可從之理故民乃弗從不可於不信上就說民不見信上言者下焉者則非當時之王天下也不信弗從則不能使人寡過矣下文本諸身則有其德矣徵諸庶民則有其時有其位而人信從矣

明郭洙源曰王天下三字最要緊兼德與位時在內王天下有三重言惟王天下者能有此三重要體貼註中惟天子得以行之句議禮制度考文三者是王者制作所以壓服天下使天下便轉徙移動不得的故曰重立此重典令人人畫一守之故曰寡過不然法輕則民玩人私所見各為制度過豈不多寡過是相忘於大順大化之中海內氣象自是如此

明錢兼山曰王天下者是創業之君非指繼體者言○只看非天子不敢作禮樂便知三重是指議禮制度考文若非禮度文君子之本諸身者何物且把何者去與民法則畢竟無着

落處

明李來一曰上章重尊王此章重盡制但不有民去道他法則他亦不見得君子盡道處據本文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與徵諸庶民則寡過還屬民說且道至於通幽明合古今盡善盡美如何着得個過字

明吳無障曰有三重有字要看得重非如尋常有無之有假如議禮未善不足言有禮制度未善不足言有度考文未善不足言有文惟天下有王天下之君子是真正有三重的豈不足以寡過乎

明耿楚侗曰王天下是德位時全者然但云聖人受命而興便包了亦不可補得有迹寡過重在君能寡民之過過字是包上之過如越禮敗度舞文是也

明郭青螺曰夫王天下之有三重而使民寡過者以其善而且尊尊而且徵故民信從之耳如使上焉云上是以前王者下是在下位者乃泛論無所指也上之善是已前過時之制作下之善未有制作是能善制作耳不可一例看無徵世遠無考証不尊身厄而道窮兩不信俱是我無以取信於民弗從方着民說上弗從是駭焉而弗從下弗從是玩焉而弗從無徵不尊則失其為重不信弗從何以寡過

明湯霍林曰上焉者節正發明德位時之意善與下本諸身應

不信不從與下徵諸庶民應此節只是起下文本諸身徵諸庶民二句與寡過意無干

明焦漪園曰上焉者雖善無徵是有其德與位而無其時也下焉者雖善不尊是有其德而無其位與時也不信不屬民說益無徵不尊是在我者無以取信於人也

附覽新奇說

明王陽明曰後儒以議禮制度考文爲三重非也三王不相襲禮禮可損益制度可以改革六書之藝隨時而制豈得爲重三重者德位時也有位無德謂之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謂之賤而好自專生今反古謂之不時故曰灾及其身必兼德位時始能寡過是之謂三重寡過自有德有位有時身上灾不及其身謂之寡過非爲民得寡過也

本諸身二節

宋朱子曰此天地只是道耳謂吾建於此而與天地之道不相悖○問鬼神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此段第一句第二句是以人已對言第三句第六句是以已往方來對言第四句第五句是以隱顯對言

宋許東陽曰本諸身以下六節只是本諸身一句是致力處下五節皆以爲徵驗爾君子之道卽上三重謂有位之君子行

此三重之道必本於此身之有德則自有下五者之應

宋黃洵饒曰建諸天地而不悖與天地同體質諸鬼神而無疑與天地同用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宋朱子曰此段說知天知人處雖只舉后世與鬼神言其實總結上四句之義

宋陳北溪曰鬼神天理之至也聖人人道之至也惟知天理之至所以無疑惟知人道之至所以不惑

宋許東陽曰此章上文四句下文兩句却只說鬼神聖人二者蓋鬼神乃天地氣之靈者鬼神卽該天地一句而以知天結之先聖後聖一揆卽後聖該三王一句而以知人結之

宋史伯璿曰意者天地著鬼神幽幽者難知三王已然後聖未  
然未然者難知故二句但從難知者言之爾清所章先生嘗  
謂不謬不悖不是知意無疑無惑正是知意故以此結之也  
明蔡虛齋曰此一條連本諸身盡作自然者言本字徵字不要  
對考建等字看把來對不謬不惑不悖字方是故解曰本諸  
身有其德也非謂今方反身以脩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  
從也非謂今方去驗他是已驗者也此信從二字是上文信  
從字蓋以其又有時位也是自然驗非我始稽驗之○首身  
次民次三王次天地鬼神則至幽者百世之聖則至遠者一  
節說深一節○考諸三王云只是言無往不合無適而不

見其善耳

明林次崖曰聖人議禮制度考文皆本天地自然之理上經畫出來無一不恰當乎天理人心這便是一個天地在這裏了以此參彼何相悖乎○言天地而復言鬼神更深一節言不但天地不悖雖鬼神之至幽亦昭合而無疑也蓋鬼神之微妙一理之所爲也制者有一不當於理便與鬼神不相似矣○只言鬼神後聖是以鬼神該天地以後聖該三王蓋鬼神之幽既無疑則明而天地又何悖乎後聖之遠旣不惑則近而三王又何謬乎

明蔡虛齋曰特就鬼神後聖上拈出示人此是源頭話不可泥定二件亦不可作推由說

明林次崖曰知天人正是本諸身者從無疑處指出知天無窮處指出知人更無二意

明蕭漢冲曰通節以道字貫爲是本諸身以下雖作六事其所重則在本諸身三句而本諸身一句尤重本諸身言王道本于天德此句易明徵諸庶民非徒說民信從蓋卽民之必信必從而驗我制作之善故註云驗其所信從當重徵驗上講徵字與下不謬不悖等字對看考三王建天地以道之本諸身者考之建之也質鬼神俟後世以道之本諸身者質之俟之也不謬者我之道與三王已然之道不差謬不悖者我之

道與天地自然之道不悖矣無疑者我之道與鬼神屈伸之  
道無疑二不惑者我之道與後聖因革之道無猜惑此四句  
俱屬君子身上說不是比並語其符合俱以理言不以事迹  
言考者稽而証之建者立而參之質者參而通之俟者懸而  
行之

明王觀濤曰君子指王天下者道即三重之道也但既謂之道  
則非拘拘於迹上求乃指制作之精意說

明錢秀峰曰只下一本字最好如植一表在此所謂徵者考者  
建者質者俟者皆以此耳蓋惟有這本在可以之而參合于  
彼也

明袁了凡曰徵諸庶民是已徵了不是方去驗他三王不相襲  
禮如何考之不謬大抵此處只在本源心術上說若制度文  
為之迹安能一一盡同聖人設施經畫無一不當于天理亦  
無徵不達無幽不通無一不慊人心所以不悖不疑不惑  
明董思白曰曰考曰建曰質曰俟只形容無往不合之意以見  
三重做得如此盡善總只一意

明郭洙源曰看首句君子之道一道字則此四句只當以道論  
蓋人者天地之心鬼神之會百世之上有聖人此心此道同  
百世之下有聖人此心此道同此制作之出于我者不能盡  
善盡美而微有過不及之差則與天地鬼神聖人不無先後

彼此之間隔苟既盡善盡美謂我之禮度文章皆天降地出可也謂我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亦可也謂我之禮度文章皆鬼設神施可也謂我洩鬼之秘漏神之機亦可也謂我率由三王之舊章迹而不作可也謂我斟酌三王之制度而損益得宜亦可也謂我立百王之大法而萬世無弊可也謂後聖有作補偏救弊莫非傳我之精神亦可也蓋無所不合者道也故不謬不悖不疑不惑只論其道不當論其迹也必其迹之一一皆合則于道之當然者反有所不合矣

明趙澱陽曰本卽本根正是知天知人處天下那一件事不復底于此不曰身爲本而曰本諸身從根本上見出身字口氣

有力徵者証也對身言以民之信從徵王制之盡善卽久則徵之徵此須着君子身上說不重民言考建質俟俱跟本身來當聖人制作時固已籠絡造化囊括古今三王得我而成其不逮天地得我而贊其未能鬼神得我而顯其妙用後聖得我而開其淵源自然參諸三王天地鬼神後聖無往不合矣斷不在迹上求合

明王荆石曰本根也謂其道皆根身而出驗其所信從謂驗于其所信從蓋卽民信從而制作之善爲可驗也然此句何以見得有位有時蓋不信不從既是無時位之驗則出身加民而有信從可驗其爲乘時得位可知不直言德而以本諸身



影出德字不直言時位而以徵諸庶民影出時位字此亦是  
他立言巧處本諸身徵諸庶民正所謂王天下也建天地質  
鬼神考三王俟後聖則所謂三重也

明張洪陽曰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道自然根于性靈  
而斟酌時勢者也聖人無不曉得時勢者若不曉得時勢光  
光單得一個本體如何叫得聖人本與徵字有許多妙處大  
凡制作強從時勢而于性靈上未曾透露不喚本諸身有獨  
任本體而于時勢未曾參酌喚不得徵諸庶民唯君子從尊  
德性來德性既尊靈瑩透露非但本原純粹而人情世故靡  
不貫徹時勢不期酌而自酌矣本諸身徵諸庶民渾成語也  
不可太分析

明李九我曰本卽德也而時位在其中徵諸庶民則寡過矣所  
以然者我所以重于天下之理卽天地三王鬼神後聖之理  
也卽考諸三王而不謬可也建諸天地而不悖可也

云云

明繆當時曰兩知字非聞見之知直從德性問學中神悟得來  
講知天不徒講知天要發知天所以能質鬼神處講知人不  
徒講知人要發知人所以能俟後聖處方爲透露

明黃葵陽曰言鬼神該了天地言後聖該了三王知至于此皆  
本諸身之妙而徵之庶民不待言矣

明陳國暉曰上本諸身已該有知天知人在中此特指點出來

以見制作之所以善不作推原說時講由于知天由于知人  
便屬兩層

明吳無障曰此承上平平說來言無疑鬼神則是知天也不惑  
後聖則是知人也天下豈有知達天人而不足寡民過者只  
深贊其妙以起下文

明鄒臣虎曰知天知人非是突然下這四字前章云君子不可  
以不脩身歸本知天知人此章引來正見那不謬不悖無疑  
不惑處非但濟時位湊泊得實實本諸身上能知天知人有  
打成一片和作一團者在豈必形迹一一比擬符合哉

明袁了凡曰天人二字是中庸大頭腦至此特提點出來不必  
作推由說天之理盡于鬼神人之理盡于聖人故質鬼神  
後聖便是知天知人

明鄒四山曰知天知人卽本諸身有了此又在質鬼神俟後聖  
上看出耳不可以上節爲制作之本此節爲盡善之本蓋本  
諸身之外又更有何本乎

君子動而二節  
宋潘三山曰行有成迹故可效法言只言其理如此未有事迹  
可據故人準則之

宋陳氏曰遠者悅其德之被故有企慕之意近者習其行之常  
故無厭斁之心

宋陳氏曰在彼無惡是應遠之則有望在此無射是應近之則不厭庶幾終譽是應世爲道三句蚤有譽又總結以永終譽意

宋許東陽曰振鷺二王之后助祭之詩引之則所謂在彼無惡卽遠之有望之意在此無射卽近之不厭之意言君子德盛道行民之敬慕愛戴如此故下文如此之此指本諸身以下六事也

宋史伯璿曰竊謂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當看未有二字正是謂必有本諸身以下六事方有永終之譽却不是未能有此六者而先有譽也故曰未有蚤卽先之意對不字而

以爲猶遽也

宋黃淵饒曰是故君子動字是小支行而世爲天下法二句是節解行言卽動天下法天下則卽天下過

明蔡虛齋曰遠指四夷望卽聲名洋溢有聖作物觀意近指中國不厭有淪肌洽髓使人含哺鼓腹有天覆地載之想此方盡徵民之意○都着在聖人身上說若民如何取必得

明林次崖曰如此應無惡無射指本諸身一節說蚤有譽應永終譽指動爲道節說蚤卽速意章句謂此字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則如此字指制作之善自本諸身到不厭正是在彼無惡在此無射意而永譽之效却在對不貼上節也

明蔡虛齋曰君子之道無往不合卽無惡無射也動爲世道遠  
有望而近不厭有譽天下也必無往不合如此然後動爲世  
道有望不厭而有譽于天下

明吳無障曰君子動節說者只根建天地質鬼神四句來却遺  
本諸身二句只看末節未有不如此句註謂如此兼指六事  
而言須繼承來然究竟君子所以寡過者原只在三重但君  
子所以行三重又總在德位時故不可偏廢耳

明楊復所曰不直曰天下道君子而必曰世爲天下道不曰天  
下法君子而必曰世爲天下法

云云者蓋此處寡過與天下

服天下化成等意不同別處俱說斯民感化于上此則不  
感化而重有三重有以鎮攝而整齊之故口氣原歸到君子  
身上去耳法爲法度人所當守則謂準則又所取正夫以近  
視遠以天下視後世而皆率由于君子之制作此正所謂不  
異政不殊俗也故曰寡過

明郭洙源曰動行言俱不外三重動兼言行自三重之見于設  
施措置爲行自三重之見于號令謨訓爲言非指一身之言  
行已也世爲者自一世至于世世也只就本朝相繼之世言  
非易姓之世也易姓則非時王矣道猶路也言其動世世做  
天下的道路動之爲行世世做天下的法度動之爲言世世  
做天下的準則俱重君子身上說不可說人去道之法之則

之也有望不是聞望亦不是期望是仰慕其言行而法則之也不厭是法則其言行而不厭棄也凡耳目習熟者易厭今却不然總是君子之于天下無時無地而人人納之于寡過之域者也非三重之制通乎天人而天人之理孚乎天下後世安得有此乎

明唐荆川曰動而世爲天下道世字亦只就一代之子孫而言若萬世而後則君子之制作又爲上焉者之不與不信矣明王荆石曰上言王化不限于時下言王化不限于地不必以當時後世分

明袁了凡曰世爲天下道中自有當時在故遠之二句卽就天下內抽出言之

明李滄溟曰遠之近之是形容道妙令人隨在皆親以遠近分地域者非也

明黃葵陽曰有望不厭俱重在遵其制作上望字不是聞望是仰其言行而法則之也亦不是期望若期望是還未曾遵了不厭者是法則其言行而不厭也凡人耳目熟習便厭了今却不然

明張洪陽曰如此指三重本乎天人而盡六事之善有譽卽世道法則而有望不厭也言君子必先如此而後有譽未有不如此而先有譽于天下者也只見非王天下之君子必不能

寡民過也能寡民過處就是能有譽處將世道世法等想來便知譽之旨矣引詩重無惡無射邊是借言以形君子之道無往而不合

明黃葵陽曰上三節言君子制作之善而民信從此一節言未有不本于制作之善而民信從者乃反言以決之也須要依反決口氣講方妙

明董思白曰王者制作求寡過不求有譽然寡過而譽起矣所謂聲名洋溢亦自然而然者也

明吳曙谷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從來都說彼此之人無惡射非也無惡無射就本身無可惡無可射說

明鄒臣虎曰自近之不厭以上諸節言王天下之君子惟如此而蚤有譽于天下就含有不如此而不能有譽于天下意不故未節申明上意以結之要寡過之化不可倖致而居上不驕者非以德位時而操三重決不可也

明唐荆川曰如此指六事而言蚤先也遽也必如此而後有譽未有不如此而遽有譽者有譽卽世法世則有望不厭之謂不重名譽只因詩有譽字遂承言之耳

附覽新奇說

明陳如岡曰無惡無射則能自早夜之始以永久至終而常有名譽矣未句總結之語所謂如此者指有德自位而宜于時

者

明李滄溟曰動自是動行自是行言自是言作三件看註並動言行說者非

明姚承菴曰末節如此正指知天知人言知天知人正所謂本諸身者斷不可指本諸身以下作六事說須知民之寡過卽王者之寡過也但此章俱是因作用以證本體故從民寡過爲長

章旨

明王荆石曰此章上言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言以天子而議禮制度考文則民得寡過正承上章而言口氣全重德位時上寡過二字要看得好且如在下而欲擅議禮制度考文此是自作不與罪過之大者惟有德有位有時之君子在那裏一議禮制度考文則人自不敢擅專以陷于罪過矣

仲尼祖述節

宋陳北溪曰前言堯舜周公能體中庸之道此言孔子法堯舜文武以體中庸之道也宗師堯舜之道堯舜人道之極也效法文武之法三代法度至周而備也天時者春夏秋冬之四時聖人法其自然之運水土者東西南北之四方聖人因其一定之理

宋饒雙峯曰上一二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下一二句言學之該乎穹

壤

宋胡雲峯曰中之一字堯舜始發之自堯舜至文武相傳只是此中天時水土亦只是此中於堯舜曰祖述於文武曰憲章於天時曰上律於水土曰下襲便見夫子之時中遠宗其道法不在乎道之外近守其法道皆寓乎法之中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律天時如不時不食是末夫子聖之時是本襲水土如居魯而逢掖是末安土敦乎仁是本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宋黃洵饒曰堯舜之道見于文武之法文武之法本乎堯舜之道遠宗其道則內兼外本該近守其法則外兼內末該本也天之自然之運見于一定之理地之一定之理本乎天自然之運法其自然之運則亦內兼外本該末因其一定之理則亦外兼內末該本也皆兼內外該本末

宋黃四如曰聖賢相傳者道自堯舜而始明夫子所以遠宗而法在其中道之所寓者法法至文武而後備夫子所以近守而道在其中帝王一中庸也天時天運行之節夫子後天而奉天時所以上律天時律即法也水土地生成之常夫子安土敦仁所以下襲水土天地一中庸也既法帝王又法天地亦循中庸而已

明蔡虛齋曰遠宗其道如惟精惟一者堯舜之道擇善固執則



精一之謂也。允執厥中者，堯舜之道。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列聖創制立法，至文武而大備。夫子之憲章者，則所謂吾從周是已。○上律天時，凡隨時變易以從道者，皆是。下襲水土，凡隨寓而安宜于土俗者，皆是。

明林次崖曰：天時自然之運，本於太極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本，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水土一定之理，本於太極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一定而不移也。聖人太極之全體也，故動靜相生，與天同運而不違，動靜各定，與地並止而不易。

明唐荆川曰：祖述四句，正言其會道處，要說得自然。堯舜之道，統始開也。文武之法，道法大備也。俱以道言。祖述把堯舜做祖宗而傳述之，如祖其執中而述之，為時中。如祖述把堯舜而述之，為博約是也。憲章把文武謨烈載在方冊者，述為成憲而表章之，如刪定贊修闡釋以垂不朽者，是非徒不信已也。天時有春夏秋冬之序，道之迭運者也。上律者，仲尼一身隨時變通如仕止久速，不拘其迹是也。水土有流行良止之常道，之貞固者也。下襲者，仲尼一身隨寓而安如仕止久速，不易其宜是也。律言一律襲者，衣襲總是昭合意，非有心律之襲之也。

明董思白曰：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是子思形容語。仲尼渾全一天命之性耳，非一一去理會。

明袁了凡曰此四句自合處說只是通古今合上下之理無不備之意自分處說則遠既不遺近又不悖上既同天下又合地總見仲尼之德之大

明袁玉蟠曰堯舜言道文武言法各舉其至者天主動故曰運地主靜故曰理聖人之德已盡于首節中下特形容極贊之耳非以上爲道下爲德也

明袁了凡曰祖者斷自唐虞爲始也述則不作矣憲是遵守章是表章律如法律之律無分毫差忒也重衣曰襲蓋服之而不違也

復所曰當如此便如此當如彼便如彼其機甚且故曰上律當如此定然如此當如彼定然如彼其守甚方故曰下也非二理也

明王荆川曰堯舜精一執中文武道德九經天命之性也天行運行水土流峙天命不已也祖述八字總形容渾全一天命之性耳非一一理會也

明馮具區曰不重帝王天地上由堯至武王聖皆包括了是述退古今也會帝王之精卽合天地之撰而祖述憲章却於律襲處見是宇宙之理無所不備無所不貫

明趙伯離曰常說此章首節言仲尼會帝王天地之道於一身次節喻其大末節借天地而言其所以大也愚意亦不必如

此八

字古今天地之理會于仲尼一身

在彼一語一不遺極德之大以了首節意耳無許多說話

明郭洙源曰總是一心于帝王爲祖憲于天地爲律襲耳其寔道亦法法亦道隨時卽安遇安遇卽隨時非有兩也此是子思極口形容之詞

明沈蛟門曰上律天時乃趨時之妙用也此時字亦是借用蓋天時時字乃春夏秋冬之時而聖人趨時時字則在聖心上說無成心無轍迹只隨時旋轉與時推移極其圓活流動而不可拘泥天時變遷之妙在聖心運用中矣故曰律天時

地是借用字眼凡當此位居此地身子一走到這所在便一定之理且如居仕的地位則仕爲定理居止的地位則止爲定理或久或速無不皆然不增不減無太過不及至停當至的確再移動改換不得故曰襲上者因仍沿襲之意理本有定而行之亦有定也

明李衷一曰律襲非有心只是妙理自相符合蓋以不律律之以不襲襲之也

明王荆石曰四句較子貢緩來四句更精實蓋子貢言其高子忠言其庸中庸之極歸之夫子矣

辟如節

宋饒雙峯曰此章言孔子之德如地之無不持載謂乘載得天  
下許多道理無一之不盡如天之無不覆幬謂括得天下許  
多道理無一之或遺錯行代明謂夫子之道無所不備當剛  
而剛當柔而柔可仕而仕可止而止亦如寒暑之迭用日月  
之互照然持載如地博厚之至也覆幬如天高明之至也錯  
行代明如日月悠久之至也

宋陳新安曰此所取譬上二句以天地之定位言下二句以陰  
陽之流行言

明蔡虛齋曰凡此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者非可以一端言非可  
以一事盡或外或內無不兼該或本或末無少欠缺蓋舉天  
下之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故能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  
覆幬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兼內外該本末云者正爲下  
文辟如云云而設而或者誤以爲預爲大德小德而設也○  
不必就以內與本爲聖人之大外與末爲聖人之小德蓋此  
且說聖人之如天地四時日月處未及者本其所以然也  
明林次崖曰無不覆載無遺也錯行代明無已也譬如天地之  
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萬物畢備舉理兼該也譬如四時之錯  
行如日月之代明仕止久速微彰柔剛動靜語默迭運而不  
已也○錯行更迭行也春了又夏秋了又冬只管如此更迭  
無止息也代替也日往則月代月往則日代

明陳紫峯曰上節就是聖人之德不必至此節見之此節只是譬喻耳

明郭洙源曰不可把四時日月與天地對看四時日月不過自辟天地中抽出言之耳上二句重無不字是擬其大之兼體不遺下二句重錯代字是擬其大之迭運不息非有兩層曾見天地覆載之外有四時日月錯行而代明者乎故此節只是個配天地之大註中德字不可用出

明楊升菴曰天地二字貫下四時日月不過運行于天地中者耳只要見聖人之德與天地同其大原無欠處意思

明鄒臣虎曰天地覆載萬物聖心包涵萬理錯行代明只重錯代二字不重行明上暑往則寒來寒往則暑來其為不窮兄至如日月亦只如其往來不窮耳莫說聖心明並日月明張洪陽曰辟如天地言其廣也辟如四時言其運也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易之道亦如此仲尼亦易也

明許鍾斗曰此節是舉天地以譬其包涵舉天地之四時日月以譬其流行易所謂與天地合其德四時合其序日月合其明也仲尼正乾元大人也不能形容而強為擬議已說盡了故此節只贅天地即贅仲尼也

明耿楚侗曰辟如節與下萬物節舊都作二項意思予謂譬如節喻處只須輕輕遞過此處持載覆幬內就含下並育不害

意錯行代明內就含下並行不悖意大德小德敦化川流及所以爲大意皆在其中下面萬物節不過申明譬如節非有二項意思也

明王觀濤曰上二句自其會帝王天地之道於一心而兼體不遺者喻之下二句自其會帝王天地之道於一心而迭運不窮者喻之不遺不窮俱是大的意不可以不窮作久意白文原無久字也假如有日無月有寒無暑則其運有窮有窮畢竟是不大矣

明陳白沙曰譬如天地一節是推聖人之德以配天地下面萬物並育一節是卽天地之道以明聖人

並育節

宋陳北溪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大化流行萬物止其所而不相侵害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一寒一暑一晝一夜似乎相反而寔非相違悖也

宋陳氏曰小德如言小節大德如言全體此言天地造化之理小德者一本之散于萬殊者也大德者萬殊之原于一本也宋朱子曰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恕忠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人矣

宋胡雲峯曰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春夏生長秋冬肅殺日明乎晝月明乎夜是各得陰陽之偏而聖人之德則會乎陰陽之全小德川流是其粲然者也大德敦化是其渾然者也渾然者所以並育並行而粲然者已包于其中粲然者所以不害不悖而亦不過自渾然中流出故粲然者全体之分即所謂率性之道即所謂時中之中渾然者萬殊之本即所謂天命之性即所謂未發之中大德敦化四字即是首章大本二字章句所謂根本盛大而出無窮即首章章句所謂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者也始以天地喻夫子終謂夫子即天地且不曰天地之大而曰天地所以爲大夫子其即太極矣乎

明林次崖曰萬物不相妨害者以一物各具一性物不相混也此小德川流也則各隨其性以生矣何相害乎道不相悖馳者以四時各一其氣日月各一其度也此小德川流也則各隨其氣而運行各循其度而運轉矣何相悖乎○萬物所以並育者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生萬物也道所以並行者五氣順布四時行也此大德敦化也

明蔡虛齋曰並育並行是統而觀之不害不悖是析而觀之並育並行與不害不悖是同時事可以分合論不可以先後論○不相害只是各成箇物都不相混亂羽毛不入鱗甲意不

是物相殘害○並行不是相並而因四時日月各行于天地間故曰並謂皆有行也以其循序更迭故不相悖○小德大德須從兩面說聖人小德大德亦須以此意求之蓋萬物四時日月俱就迹上觀皆在外者小德大德則說裏面所以主張之者也不要太泥所以字要看爲字意不必謂是推本其所以大乃備言其所以爲大之實也

明唐荆川曰持載覆幬以包萬物錯行代明以運斯道俱是小德之散見處散之萬物流形散之四時流行散之日月流行此天地之大也而中有大主張渾淪涵蓄以立萬物之根以秩四時之紀以蓄日月之明萬殊之處皆一本流行之項卽真原天地之所以爲大正在此非推高一層○仲尼之說應曲當其小德一理渾然其大德

明張太岳曰育是生育害是侵害道指四時日月而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四時日月之推遷流行不過陰陽而已所以叫做道悖是相反小德是天地造化之分散處川流是說如川水之流行大德是天地造化之總會處敦是厚化是化育明茅鹿門曰並育是均育于天地間也並育中大成大小成小各得其所不相妨碍故曰不害非無相殘之害也四時日月皆一陰一陽之道並行者均行于天地間也並行中寒暑順布晝夜循序各司其職  
不悖戾之有



纂定古今大全 中庸卷之九  
明吳無障曰並育節正發明上節意但有上虛下實之分初無  
兩層○並育不害並行不悖若用平實語氣說他便不是言  
本是並育却又不相害本是並行却又不相悖勿作兩項看  
明顧涇陽曰講不相害不相悖須暗暗與下川流意相關切乃  
妙飛潛動植揔不過在天地之間生育却有一物自有一物  
之性命有一物自有一物之太和豈至混淆錯雜而至于相  
害四時日月總不過任天地之運行却運行接續之間各自  
有次舍各有躔度不相紊亂不相乖逆何相悖之有在並育  
之中自有一段不相害的妙處在並行之中自有一段不相  
悖的妙處作文須翻活乃佳

明陳如岡曰不相害只是各成箇物不相混亂如羽毛不入水  
甲意非胥戕胥賊之謂也並行是各行于天地間謂皆有行  
也不是相並而行並育並行是統而觀之不害不悖是析而  
觀之並育並行與不害不悖是同時事可以分合論不可以  
先後論大德是敦那化的小德是流那敦化出來不害不悖  
不出並育並行之中則小德亦不出大德之內但合總言之  
則為大德分開言之則為小德耳

明王觀濤曰萬物二句是天地之大小德二句是天地之所以  
為大但其所以大即其大中看出小德者分而言之各一主  
宰也大德者合而言之共一主宰也但言之者有分合天地

寔無分合也

明袁了凡曰萬物並育二句亦就道理說若論形體則虎狼之吞噬鷹隼之搏擊萬物之生焉得不相害寒不悖暑故陰氣生于烈日之中暑不悖寒故陽氣回于重泉之下並行不相悖亦其氣自相乘除寒暑之道未嘗有生滅也

明黃葵陽曰卽不害不悖處便是小德川流卽並育並行處便是大德敦化非另有箇小大之德在上面主張之而後然也明董思白曰並育不害並行不悖只渾融總說言其所以如此者固是小德分布而其寔總是大德張主只是一件

明陸葵曰曰德何以有小大曰其各一主宰曰小從分處分言之自其共一主宰曰大從分處合言之其寔合外無分大外無小故此二句該渾融說歸重大德一邊不得兩平

明王麟洲曰川流敦化提起化字看便自明白化卽萬物四時日月之化也川流者卽流那所敦之化蓋一物各具一太極而脈絡分明其條理何等不紊敦化者卽敦那所流之化蓋萬物統體一太極而根本盛大其敦蓄何等深厚

明馮琢菴曰世人看川流未免就應用處說不知小德涵蓄在內足以爲川流之本耳其寔不指流出去者言如大川泓澄東流的也在內西流的也在內此大川中具有衆流未嘗向東西流處說也

明吳無障曰只借天地以形出聖德究竟不重天地上此天地之所以爲大大字極重言惟是這等樣所以天地是極大的聖德與之同流大何如哉

明李九我曰此字指小德二句言天地惟有是德之敦流如此此所以爲並育不害並行不悖而極其大也兩大字要相照講此句是言天地所以爲大之實却不是推原其所以大所以字輕看只重大字未緊找知天地之所以大則知仲尼之所以大矣

明郭洙源曰上言仲尼之大辟天地就是所以爲大處辟之此節指出天地所以爲大以明上取辟之意非有兩層只重德上萬物二句是天地之大小德二句是天地之所以爲大從此說但所以爲大處就在小中看出非另有一件大的而爲大之所以然也

明袁中郎曰愚謂萬物二句不專承天覆地載錯行代明來天地間有物必有道物與道原分不得凡可見者皆物也其間必有不可見者卽道也以物觀之不獨具形骸含情識者是物四時日月亦物也其爲物不二天地猶謂之物而况四時日月乎以道觀之不獨四時日月是道卽飛潛動植莫不有至理在焉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總是一意而淺深言之耳

明徐岩泉曰並育而不害並行而不悖即並字處就是不害不悖不是並育了却又不害並行了却又不悖註中並育並行屬大德不害不悖屬小德非也本意謂並育不害是物物此理各一其性也並行不悖是時時此理各一其氣也物物此理即夫子之無不持載覆幬時時此理即夫子之錯行代明凡此處乃是天地間洪纖高下往古來今皆此理條分縷析蚕絲牛毛往過來續瞬息常在皆小德如川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然皆本于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把小德大德平看不甚明非子思本旨時說謂有小德又有大德有川流又有敦化方見天地之所以為大甚謬只是言大德教化中而小德謂之川流無所不備無所不貫何其大哉宋程伊川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只是言孔子川流是日用處大德是存主處敦如敦禮義敦本之意

明鄒東廓曰先小德而後大德者因用以見休也休不可見故亦以化言化指育與行者說故曰其出無窮也用未嘗無休故以川為言川為脉絡分明者亦是原頭因物付物故曰全體之分也

章旨

明羅一峯曰大德敦化是天地之所以大處

明張侗初曰全章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已盡仲尼之所以大處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覆幬在此辟如四時日月之錯行代  
明在此所謂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亦在此不是祖述憲章律  
襲外另有聖心之德為個本領也辟如二節不過極言以形  
容其大耳非有二意

聰明睿知章

宋陳氏曰上二句包說下四句方細破分仁義禮智說仁則度  
量寬大故曰有容義則操執堅固故曰有執禮之施敬而已  
故曰有敬智足以分別事物故曰有別四者皆從聰明睿知  
中細破分條貫說來

宋陳新安曰唯至聖之德有此生知仁義禮知之體故見於有  
臨有容有執有敬有別之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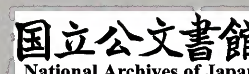
宋許東陽曰聰者無所不聞明者無所不見睿者無所不通知  
者無所不知此生知之聖總下四者而言言其資質也寬廣  
大裕優厚溫溫和柔順從此仁也仁者度量寬廣足以容物  
故曰有容發奮起強有力剛不屈義堅忍此義也義則操守  
堅固故曰有執齊心之齊莊貌之嚴中無過不及正不偏不  
倚中正以臨事言此禮也文理密察知也四者言其成德也  
又曰臨事自上臨下之義此謂聖人之德首出庶物然後足  
以臨下

明蔡虛齋曰此歷舉聖人之德在此未說到行處一則曰足以

二則曰足以言其德之具也下文方說積中發外處○以下五德俱以心言○聰雖以耳而所以聰者心也明雖以目而所以明者心也睿智則純以心言智只是心體之明處睿則是其思慮貫徹乎事物之微者睿與智並言則智是心體之明睿是能通乎微專言智則兼得睿○裕深於寬溫深於裕柔又深於溫寬而後能裕溫柔則益純矣寬對窄言有廣大意裕對迫急言有舒緩意溫和厚也柔柔順也發謂奮發強則有立剛則所立不撓毅又有不息之意是強深於發剛深於強毅又深于剛也○發者未必強雖強矣本体或未必剛剛特一時毅則堅恐而剛有終也○齋謂心之齊一莊亦謂心之端嚴中正則又益理深於文密深於理察又深於密

明林次崖曰萬理燦然于吾心是文章也燦然之中條理不紊是條理也各條之中又極詳細而無忽畧詳密精密不使有毫釐之差是密也決是非於疑似別可否於毫釐所謂析之極其精是察也

明李滄溟曰中庸一書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故從前發明中庸之理天人之道而歸結于仲尼一人已盡其妙矣此又說出至聖及下至誠二章何也蓋從前發明中庸之理天人之道而歸結於仲尼一人又未能盡其妙而此復以至聖至誠二章贊之至聖章以業言見仲尼雖未為



帝王而帝王配天之業未嘗不收于當体至誠章以德言也  
見仲尼不離庸行而通天載必非天下後世之所能知也二  
章皆極贊之詞

明茅鹿門曰說惟天下至聖惟字天下字亦不可放過見得至  
聖把天下道理都包藏在此了惟字直貫到底的不但貫本  
節也見得非他人所能惟至聖能之

明張夏占曰聰明五段皆主心体言就德上說雖有質德之分  
總是德也故下只云五者之德

明李子名曰聰明不以耳目言聰是吾心真聞明是吾心真見  
心之通微謂睿心之藏徃爲知總而言之心之靈妙本休也  
都在聖心內看

明湯海若曰足者十分完足之意足以有臨益見他聰明睿知  
處言至聖這等聰明睿知真足以君臨天下是何等樣聰明  
睿知也下四足以字亦如此看

明鄒東廓曰各句着一有字者聖人爲華夷民物之主臨容執  
敬別皆所不可少者唯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云云不如是不  
足以有之耳

明袁了凡曰足以者卽体而知用益不待發之事而已知其德  
之優矣

明姚承菴曰聰明睿智云云各一事爲一義合四字爲一事統

五事爲一心

明許欽菴曰此二十字雖有許多名目其在聖人之心却是少一字不得又是偏一字不得非其至德全備如此何足以有臨可容有執有敬有別故繼之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明陸葵曰有臨便該下四事容執敬別卽有臨中事

明申瑤泉曰寬者廣大不狹隘裕者舒緩不急迫溫者和厚不慘刻柔者巽順不乖戾發者奮發不因循強者強勇不委靡剛者堅剛不屈撓毅者有常不間斷齊者純一不雜莊者端嚴不苟中者無少偏倚正者無少側文者文章不晦昧理者條理不紊亂密者詳細不粗疎察者明辨不混淆

明王觀濤曰容與敬似屬物邊多執與別似屬事邊多容如親親仁民愛物皆是敬如欽天禮賢蒞民皆是執如政事之或行或止或因或革執之不移別如政事之或是或非或可或否別之不淆

明吳無障曰臨謂普照不見泛然君長天下之意足以有臨不  
是言聰明睿知之用正是益見他聰明睿知處言至聖這生  
知真足以君臨天下何等樣聰明睿知也下仁義禮智亦然  
時說俱云其中具有此用是体自体用自用体中含用終是  
体用兩層不知足以有臨只是深著其聰明睿知容執敬別  
是深著其仁義禮智如此看一發沒有体用名色真是滾作



一團乃見渾融

明李九我曰寬裕溫柔更深發強剛毅剛毅更深齋莊中正中正更深蓋言齊莊而不言中正其齊莊處或未純粹也密對疎漏纖悉細微無毫之不至是已且其明決剖斷不持兩可是察也○說生知而下總有五足以字面便是時出的種子便是聲名的根子

明鄧定字曰齊者一齊放下之謂莊指此心之肅然嚴整中則渾然未發之中而正即隨之聖人洗心齊戒之頃四者有則俱有非零星分析也此是心源中事不分動靜齊莊中正之心即是欽若昊天之心顧畏民瞻之心故曰足以有敬非齊莊中正之外更有所謂敬也要發足以二字人心昏則不敬散則不敬不昏不散時時是敬

溥博節

宋陳新安曰溥博淵泉四字總詠狀上所列五德之體段○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之類

明蔡虛齋曰溥周遍之義蓋自一事一物以至於萬物之理無不備也博廣濶之義蓋自八席之近以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其理無不該也淵靜深也泉源本也有本是解泉字淵泉皆假借字非譬喻也

明林次崖曰止言大則涉浩漫止言深又涉閉藏須是大而又

深緣他心體該括停毓故橫來直去無非此心之妙用到此時候自然如此至聖率性而出發皆中節從心不踰故曰時出

明郭洙源曰溥曰周徧是折言心與理無不備博曰廣濶是統言心與理無不該淵曰靜深是心之沉寂者莫窺其朕兆泉曰有本是心之停蓄者莫探其終窮淵泉不是喻字與溥博字一例看時出是溥博淵泉之內自然積盛流處不先不後不疾不徐中歛竅而合機宜也不可說時乎有臨時乎容執敬別蓋臨下之時與容執敬別無兩時也

明陶石簣曰註言五者之德充積于中而以時發見于外乃緊頂上節說其足以有臨等便是充積于中便有發見之時在  
非更加充積而後能發見也

明顧隣初曰溥博淵泉見其發脉處原如是廣大如是靜深而非臨時可取辨的時出謂時出此聰明睿知云云也下節又形容其及物之妙正見有本之感應自不同耳

明張洪陽曰註言五者之德充積于中而以時發見于外要看得好蓋此卽上五者之德便謂之充積便有發見非又加充積也

明李崕峒曰時出正溥博淵泉處只就上文形容之非別爲一義也

明唐荆川曰時出只是其心之生意源上窮活潑上地取之無盡用之不竭隨時而出橫來直去無非此心之妙用此就聖心說不重及物

明吳無障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此政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可以各出可以互出可以並出溥博淵泉者是中者天下之大本而時出之者是和者天下之達道

如天節

朱陳新安曰溥博則如昊天淵泉則如深淵非極其盛而何見言行皆發見也民所以莫不敬信悅以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是接上文時出字而發輝之下文莫不尊親極言其敬

謂時也

明蔡虛齋曰充積極其盛言所充積者極盛矣貼如天如淵只是形容上文之溥博淵泉

明林次崖曰不是至此方如天如淵至此方言其如天如淵也見而民莫不亦然○見即時出民莫不敬發見當其可也言行皆見也信悅皆敬也其容執敬別處卽行也以是見之命令告戒言也○發見卽是時出當其可尚在時之外或謂當可卽上時字未是這時字輕與時措之時字同與當其可之謂時不同

明陳紫峯曰如天是形容其心之溥博所包羅者無有限量如

淵是形容其心之淵泉所涵蓄者無有底止見言行皆本天淵之德而時出之者見以動作威儀言言以號令謨訓言行以禮樂政事言民莫不三字最重驗其時全在于此使非發見當可何以投民心而無一民之不敬信悅哉敬者敬承其德容信者然信其德音悅者悅服其德行

明董思白曰此下二節都是極溥博淵泉之量與上一意更不推深

明馮具區曰見言行三句當不得時出時出在體而不在用也此不過起下配天之由耳

明袁了凡曰見即見龍之見乃聖人出而萬物睹之意

明吳無障曰看時行物生便是造化之妙看敬信悅便是聖人時出之妙只在人情之莫不然上形容聖人之時雖聖人亦有不自知者

明孫栢潭曰上節已是盛已是當可了此不過就上節擬之驗之耳

明徐倣弦曰語聖人生知之德固無積累若聖化所被豈能一日遂徧天下哉朱傳所謂克積極盛而發見當可亦自然之理耳見言行亦華夷所具瞻敬信悅即聲名所自起

明鄧定宇曰見言行却不重如云最難得者民之敬也聖人一見而民莫不敬聖人何以得此於民乎就民情之敬信悅以

形容聖人之妙妙處俱在虛光景也

明吳無障曰此題妙處不在言外見時出所以有味若先說顯若純一等語則時出已盡之矣又說敬信悅爲何

聲名節

朱陳新安曰有是聖德之寔是以有是聖德之名凡有血氣人類也擊之爲君親之爲父母極覆載之所及處皆然豈非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乎此章言達而在上之大聖人其盛德之全體大用如此可謂盡至而無以加矣可以當此者其惟堯舜乎

明蔡虛齋曰蓋極言之不可謂極言敬信悅若曰敬信悅則自聲名洋溢乎中國處便是極言了此極言天下去處也但仰其德處便是德之所感非必是聖人施德至此故曰德之所及廣大如天

明林次崖曰是以總頂上文來敲名聖德之敲名也註言德之所及蓋敲名所及卽德所及也○曰配天有裁成參贊佐造化不及意只完得臨容五者之量耳

明郭洙源曰是以字頂聖德時出之妙來敬信悅處卽是聲名處而至于莫不敬信悅吾是知聲名洋溢乎中國而且施及蠻貊也以中國爲主蠻貊帶了側講不可對舟車所至以下非漸漸推去總是極言中國以及蠻貊之地耳血氣以人言

莫不尊親即莫不敬信悅者尊之為元后親之為父母也其  
民仰德而尊親便是聖德之所及其仰德者無間于遠近則  
德之所及者亦無間于遠近矣謂至聖配天非此之故乎  
明王觀濤曰上只極言其地無一處之遺到莫不尊親處方指  
聖德之所及言

明徐儆玄曰舟車以下蓋極言盡人去處總不出中國蠻貊之  
外

明袁了凡曰尊者崇其道也親者覲其光也上章曰高明配天  
而此則詳其所以配故用故曰字

明李九我曰既曰凡有血氣則蠢動含靈皆在不止人矣而何  
為單指人說蓋聖人與物性一而類殊分之雖有萬形合之  
原自一體即如聖人在上能使鳥獸魚鱉咸若則凡有血氣  
豈不同遊於聖心化育中所稱尊親之寔莫踰此矣宜兼人  
物說為是

明焦漪園曰不重在民上只重在至德廣被耳故以配天一句  
結之

明楊復所曰配天只從至聖心體時出處看出至聖時出之德  
一天而已惟感之者以天而聲名盡乎中國蠻貊則應之者  
亦以天而尊親極乎天覆地載故曰配天

明王荆石曰天以形體言配之則以德所及言不必是德澤所

及感格之即及也

明焦漪園曰上條民字即是中國蠻貊之民敬信悅之所在即是聲名之所在民莫不敬信悅已是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了不是上所及者猶有限此所及者纔無邊也蓋此處之意只歸重於配天耳○舟車至霜露等句就是中國蠻貊地方歷歷數之只見得廣大之極夫天位乎上也中國蠻貊皆在其覆幬而民莫不尊親聖人位乎中也中國蠻貊皆在其範圍而民亦莫不尊親是聖人者真天作之合矣謂之曰配天宜哉

明袁七澤曰唐虞盛世尊親祇海內人民耳施及蠻貊則不止中國矣進而經舟車等之所至則不止六合內矣又進而凡有血氣則不止人矣夫跛行喙息環飛蠕動有血氣無知識而曰莫不尊親此學者所深疑不信者也不知人與物類殊而性一形異而理同首出庶物之聖人在上調燮得宜冬無愆陽夏無伏陰雨暘時若災害不生凡在宇下者無不方溫思出方秋思入與陽俱開與陰俱閉各安其性命之正即尊也各遂其樂育之當即親也故莫不尊親自是實事非徒說之而已也

章旨

明茅鹿門曰此章語脉節節緊承說去無處可斷截總之重在

首節下不過究極其盛而深贊之也

蠻貊考

按留青日札云南方之人曰蠻从虫豸聲蛇種也禮夏官疏蠻  
摩也以爲夷狄糜繫之以政教書三百里蠻注蠻慢也風俗  
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貊說文北方國豸種本作貉孟子  
大貉小貉也或作貉史記胡貉月氏師古曰東北方三朝之  
屬南中志云貊大如驢狀頗似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拉廣  
志云貊色蒼白其皮溫煖皆似未明余嘗因蠻貊之義而推  
四夷之名莫非禽獸取義也

舟考

山海經曰番禺始作舟○墨子曰巧倕作舟○呂氏春秋曰  
虞姁作舟○淮南子曰古人見窾木浮而知爲舟○東晉發  
蒙記云伯益作舟○物理論云化狐作舟○世本云共鼓貨  
狄作舟○又云古者觀落葉因以爲舟○爾雅云舫舟也天  
子迢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舟

霜露考

按大戴禮云陰氣勝陽則凝而爲霜雲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  
○春秋元命苞曰霜以殺木露以潤草○春秋考異郵云霜  
者陰精冬令也四時代謝以霜收殺霜之爲言亡也物以終  
也○釋名云霜者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喪也○月令章句云



露者陰液也釋爲露結爲霜○列星圖曰天乳在氏北土降  
甘露占明潤則甘露降○五經通義云和氣津液凝爲露露  
從地出○白虎通云露者霜之始寒則變爲霜

經綸節

宋陳北溪曰經是分疏條理綸是牽連相合大經卽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朋友之大倫大本卽是中者天下之大本一般中  
乃未發之中就性論今所謂大本以所性之全體論如君是  
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兄是兄弟是弟夫是夫婦是婦各  
有條理一定而不亂故曰經如君臣之相敬父子之相親夫  
婦之相唱和兄弟之相友朋友之相切磋琢磨牽比其倫  
類自然相合故曰綸惟聖人極誠無妄于人倫各盡其所當  
然之寔皆可爲天下後世之標準故人皆取法之○知字不  
可以聞見之知論如肝膽相照一般聖人之德極誠無妄其  
於天地造化育萬物之功與之胎合交契渾融一體所謂知  
也

或問夫焉有所倚朱子曰自家都是寔理無些欠缺經綸自經  
綸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要倚靠別物事然後能  
如此黃直卿云便是不思不勉意思謂更不靠心力去思勉  
他這箇寔理自然經綸立本知化育更不用心力

明林文崖曰五品人倫乃天下之大道猶云天地之常經天地

之大義蒙引云不是天下人之大經極是但云聖人一身所處之五倫皆是天下之大經又不是看來天下大經懸空說且慢涉着人○經如今經布綸如今織布隨緒分理而不紊經也以類比合而無間綸也經綸不是兩時事分言之則曰經合言之則曰綸治絲之經綸有先後大經之經綸無先後○天下之大經本自經綸人不能盡其道則其經亂而不整其綸散而不相屬所謂經綸亦只是各盡其當然之實而已如為君止仁為臣止敬為父止慈為子止孝各盡其道是經君仁其臣臣敬其君父慈其子子孝其父以道相與是綸

明蔡虛齋曰經綸非是用意去經綸只是至誠合下便如此如於五倫之間合下便有箇藹然底意思而又不混亂有條理也

明蔡虛齋曰今言二人相知之至者必曰肺肝相照以此箇人有此心彼箇人亦有此心兩心契而無間故曰相知今天地有此至誠之道聖人亦有此至誠之道一道相契兩情無間是為真知也○夫焉有所倚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意凡學力所就者都必有所倚着或憑師友之講明或藉詩書之啓發或待思而後得或待勉而後中是皆有所靠取有所憑藉非天然自能也

明郭洙源曰惟天下至誠句最重不但貫此節且盡一章之旨

爲能誠之能事也非功業之謂經綸句誠以盡倫立本句誠以盡性知化句誠以立命此至誠功用原是自然的末句特指言之非有兩層

明唐荆川曰經是分析意綸是聯合意雖有分合而寔無先後綸之有緒處便是經經之比合處便是綸作文不分講方妙如爲君盡仁爲臣盡敬是經爲君而仁其臣爲臣而敬其君是綸

明鄒東廓曰人倫庶物與吾相接無一刻離得故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兢兢不肯放過如織絲者絲絲入殼無一絲可斷方是經綸大經

明王觀濤曰天下之大經言五倫乃天地間最大的綱常道非謂天下人之大經也大本亦然本猶根也樹木千枝萬葉皆從根生天下萬事萬化皆從性出故謂性爲天下之大本明吳無陣曰講經綸大經云至誠之德極誠無妄其于五品人倫莫非極誠無妄之所流貫主恩則盡其恩之實而不爲虛文主義則盡其義之實而非徒虛飾零碎分看那一件不精實籠統合看那一處不精實天下萬世真取衷於是而不能外矣故曰經綸大經理其緒而分之者一絲一縷無毫髮之欠缺比其類而合之者聯合貫串又無一處之遺漏子思特揭經綸二字形容之蓋深著其盡倫之極也○講立本云人

性上不可添一情識不可增一意障至誠德極其實這些情  
識意障俱已淘洗盡渾融純粹其于所性全體毫無損壞毫  
無虧缺天下之道千百萬億變化無窮皆由此出故曰立大  
本○講知化育云至誠遍體乾坤渾身造化形迹之外意氣  
之表白有潛孚昭合處故曰知化育言至誠卽化育也知化  
育勿把玄虛看都是實際事且如孔子墮三都誅少正卯化  
育之肅殺也綏來動和絃歌禮樂化育之陽和也居魯縫掖  
居宋章甫遲遲去魯接浙去齊化育之推移遷轉也百凡起  
居動靜經綸康濟無大無小俱是造化運用處知道者以爲  
化育不知道者以爲尋常之事而已

明薛方山曰夫焉有所倚此題要見何以能不倚不倚全靠  
至誠二字發揮凡人做事着了一點虛偽便有許多吃力處  
便湏老大安排算計若實理實心順應出來何須費纖毫氣  
力件件是實然便件件是自然只看今人說話帶了一句謊  
便不勝左支右吾前後回顧掩護之勞若實實說去雖千言  
萬語何須打點全不費力

明袁中即曰無所倚者不倚心思知慮不倚耳目聞見人之所  
倚者祇此心思知慮耳目聞見今皆不用又將何者去經綸  
去知去立嘗聞大末蟲無所不緣惟不能緣於炎燭之上心  
意識無所不緣惟不能緣於般若之上心意識不緣處便是

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處也

明袁了凡曰至聖至誠原是一人故註提聖人之德四字在前經常之理萬世不易謂之大經乃天地民物所共由者絲毫不真神精必不貫感應卽不神矣故惟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經綸不起於外皆從心起萬事萬物咸備於我是謂天下之大本大本一立則取之不窮用之不竭此非至誠之盡性者其孰能之天地之化育乃生人生物處至誠之心與天爲一則飛潛動植生長收藏皆是吾心中之變化如何不知凡若此者靠不得一毫神情鼓舞靠不得一毫氣魄擔當靠不得一毫知見承接靠不得一毫格式依傍夫焉有所倚哉

明張侗初曰至誠立天地之極而先從經綸大經說起者聖人入人道之中未有不先了人道而後還天道者也

附覽新奇說

明丘瓊山曰朱子以五品訓大經義猶未盡如以敬敷五教爲經綸卽大司徒之不瀆其職者能之矣何必至誠大經蓋指旋乾轉坤之大綱領說如伏羲之畫八卦神農之嘗百草軒轅之命倫頡頏制律呂造六書神堯之命羲和之司天地定閏朔以及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成春秋或古所無而今創之或古所沿而今革之神化宜民綱紀百世是曰經綸大經非知

天命之聖人不足以與於此

明屠赤水曰立大本亦不專局在喜怒哀樂之未發上言其證位乾元以立三極大中之矩周子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近之

經綸考

按魏林伐山云經引之即今之織牽絲也綸理之即今之織刷絲也牽而引之使之不斷理而刷之使之不亂也

肫肫節

宋朱子曰肫肫其仁者人倫之間若無些仁厚意則父子兄弟不相管攝矣

宋陳北溪曰經綸大經須知懇切詳細之功不可有急迫驟切之意○靜深則有根本而不竭故以立本言此誠與天地同其大故其生育變化與天地同其功故以知化言

宋陳潛室曰如天如淵猶是二物其天其淵即聖人便是天淵宋許東陽曰上章至聖是發見于外者故眾人見其如天如淵而比有血氣者皆尊親之此章至誠是言其在中者故曰其淵其天而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明蔡虛齋曰如天淵者以其發見於外者言故浮其辭曰如其天其淵者以其存諸中者言故實其辭曰其

明林次崖曰其經綸處肫肫其立本處淵淵其知化處浩浩也

肫肫處便是仁淵淵處便是淵浩浩處便是天此聖人自家  
之天淵也故曰其仁其淵其天

明陳如岡曰此節是卽無倚之心境而狀之肫肫懇切而不浮  
至極而無虧也淵淵清靜而物欲不淆深遠而涯涘莫測也  
浩浩廣焉而無不有大焉而無不包也

明郭洙源曰肫肫淵淵浩浩又是形容那仁與天淵處言經綸  
而至於毫無所倚真箇肫肫然其仁矣只照本文順說若曰  
其仁則肫肫便非語意

明王觀濤曰天淵與仁字一例作寔字看着不得箇如字

明王弼州曰其仁聖心之生意周流處也其淵聖心之靈妙含  
蓄處也其天聖心之神化處也天淵都是聖人自家的天淵  
不可作淵泉之淵蒼蒼之天看

明徐巖泉曰肫肫要看懇字至字過惻怛痛切此心固如此卽  
無惻怛痛切此心亦如此懇到周浹無一滲漏淵淵要看靜  
字深字萬感撓之而不見溷萬感屏息而不見清若只靜而  
不深便似禪寂不可說到變化上去浩浩要看廣字大字萬  
物皆備可放六合可收一掬以方寸包八荒故見其廣大

明吳無障曰玩此節是申明上節之意非贊詞常說俱云經綸  
可以觀仁而仁則肫肫焉如此說是輕說仁淵天而所重特  
在肫肫等矣不知上文暗有仁淵天等意尚未說明至此始

提出正重其仁其淵其天而肫肫等不過各着兩字以形容之耳其淵其天與如淵如天原無兩樣可怪說者紛紛蓋至聖章實作在天之天在地之淵故曰如此章實作聖心之天淵故曰其而蒙引以爲浮其詞實其詞者何也朱註非特如之而已須善看

明方孟旋曰肫肫節就無倚之心境而極狀之非分配三事也肫肫慈祥之至淵淵深潛之至浩浩空洞之至心體如此而入聖未優者知之乎

苟不固節

宋張玉淵曰上章云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上章言小德條理分明人所易見此章言大德無聲無臭非聖人不能知也

宋陳新安曰上章言至聖故以聰明睿知言書曰睿作聖睿進一步卽聖也此章言至誠見至誠卽是至聖故以聰明聖知言變睿言聖直指其爲聖人唯至聖能知至誠也此章述聖人至誠之功用亦謂達而在上之聖人而以爲聖人能知聖人結之可以當此者其唯以孔子而知堯舜乎

明蔡虛齋曰須看一者字只是說至聖之人其曰聰明聖智達天德只是其尊號耳若於達天德處說得減詳明便是說他已知至誠之道了



明林次崖曰天德總是天下至誠觀天德出寧可見但未可便說是知至誠之道此尚是總舉聖人之尊稱下文孰能知方可說知至誠之道

明沈較門曰固實有也不曰實而曰固者真實凝固卽至誠也固字貫到者字一氣讀固聰明聖智便達天德天德以仁義禮智之命于天者言達卽固中寔見通達而無間也孰能知之能字卽上爲能之能知字卽上知化育之知之字指上功用之自然言聖智卽睿智睿作聖也

明吳無障曰至誠作用渾是天一着意便與至誠相遠故以天知天則可以人知天則不可○又曰○言不浮之謂卽所謂至誠也天下非無絕世之聰明却是虛浮慧巧喚不得實聰實明湏是虛中生白靜中起照方實是聰明聖智方能達天德

明徐玄扈曰天德渾全紐做一塊無所間隔故曰達達卽下學上達之達也

明李崆峒曰固者無倚者也理必實有方能還無故有忘其有斯實有者也後天之聖未必齊先天之心法故曰其孰能知之孔子萬世爲土血氣尊親之象也而自言知我其天後世知其所以聖者誰也則至聖至誠非仲尼莫能當矣

明郭洙源曰此節當接上面夫焉有所倚而天無所倚也故苟

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哉

明吳匏菴曰聰明聖知與達天德不平言非聰明聖知而自然上達天德者不足以窺其妙也

明董澍陽曰其孰能知之此知字直是此身能幹得不但妙悟而已

明湛若水曰固卽至誠也性體上實上帶得聰明聖智來自然上達天德知者兩相印證之謂

明楊椒山曰聰明聖智與達天德不平言非聰明聖智而自然上達天德者不足以窺其蘊也

明蕭漢冲曰至誠功用渾是天理中自然流出着一毫意見不得生一意見增一障碍意見愈多照心愈汨其於神化性命地位便如蒼素不相入孰從而知之蓋着一求知的心便不能知至誠此至誠之所以難知此至誠之所以爲妙

明王觀濤曰固聰明知達天德與至誠作一個人看莫作兩人看言此等妙道不但不能亦不易知必能此之人方能知此也不重人當知只重贊其妙上

明郭洙源曰達天德便是聰明聖智無所倚便是達天德上曰惟天下至誠爲能下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只是一意

附覽新奇說

明袁了凡曰睿作聖也智即睿知也固完固之固凡聰明睿智愈封固則愈停蓄而無盡益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天地聖人之道皆如此德即仁義禮智之德德曰天德則一毫人力皆與不得矣

章旨

明唐荆川曰全章首言至誠功用出于自然次節擬其盛末則著其妙也

衣錦節

宋葉氏曰上三章極言孔子體天之德與至聖至誠之功用中庸之道至矣盡矣子思又慮學者馳騫於高遠而忘下學之工夫或失其指歸也故此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務內至親至切者言之以漸至於上達高妙至精至微不可擬議之注益再叙入德成德之序也

宋朱子曰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淡則不厭簡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面宋陳氏曰衣錦而加網衣以蔽之衣錦者美在其中尚網者不求知於外古之學者只欲此道理實得於己不是欲求人知惟其不求人知所以闇然雖曰闇然而道理自彰著而不可揜猶衣錦尚綱而錦之文采自然著見於外也

宋陳新安曰君子爲己不求人知雖闇然若暗昧而美實在中

自日著而不可揜如尚綱而錦美在中自不容揜於外也小人爲人惟求人知雖的然分明表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日見其亡失泯沒而已君子小人之分爲已爲人之不同耳君子有若無實若虛有與實終不可揜小人無爲有虛爲盈有與盈豈能有常日亡必矣常情淡薄無味則易厭簡畧則無文采溫厚渾淪則無條理君子之道雖淡而人不厭雖簡而自有文雖溫而自有條理淡簡溫皆尚綱闇然意不厭文理皆錦之美實在中意也

宋朱子曰知遠之近是以已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其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說就裏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二知據表而三知裏也知微之顯一知由內以達外也

宋陳新安曰下文言謹獨意已萌於此

明蔡虛齋曰旣惡文之外見一發不着錦可也曰詩傳下箇文之太著太字有斟酌中庸意要有錦無錦則內空踈無物是淡而厭簡而不文溫而不理矣○至此方說下學君子之事然其意則與衣錦尚綱者的相當故曰尚綱故闇然云日章者言其德日以光顯也○衣錦故有日章之實實是實迹實事之實非謂裏面本實也不厭與淡反對文與簡反對理與溫反對不必說君子之道何處是淡而不厭何處是簡而

文又何處溫而理總是形容闇然日章之意耳非是實事  
明林次崖曰君子立心爲己不求人知惟其不求人知也蓋無  
許多炫耀欲動人處本自淡也無許多文飾爲觀美處本自  
簡也無許多圭角欲異人處本自溫也然立心爲己則自有  
人不及知而已獨知處故淡而不厭蓋外雖悶悶不快人意  
而自有不可厭者在以立心爲己自有咀嚼之味也外雖似  
簡畧而無文之可觀然自有許多文采以立心爲己自有篤  
實之輝光也外雖渾然圭角之不露然其中自有條理不是  
心下鶻突無理會以立心爲己之人自然內辨也○淡而不  
厭淡中有味簡而文自有不文之文溫而理外溫而內理也  
是立心爲己者自然之符驗未說到學力上

明張太岳曰錦是五采織成的衣服尚是加綢是禪衣闇然是  
韶晦不露的意思的然是表見的意思惡其文之著惡字正  
是立心處惡非惡文也爲其文太著則心馳于外故惡之此  
只什詩人之意如此未便說到下學君子身上而君子爲己  
之心于古人尚綢之心可推矣爲己是一點務內實心尚未  
涉用工上故君子至溫而理俱根爲己實心來道字虛看闇  
然而日章便是道就外面說

明董思白曰君子亦未嘗惡文却惡那著着的文是鋪出來正  
是小人作僞處故可惡若無錦而綢則亦不貴之矣

明陶石簣曰惡其文之著是不要外面炫耀好看的意思這句便是說爲已但語意含蓄未露耳講須得穩槩爲妙若泛泛說箇繁華盛實意衰便不是

明許鍾斗曰闇然日章言以闇然而日章非表暴而使之章也專重收斂意淡簡溫三句亦如此體貼言君子之道不厭矣文矣理矣然皆以淡簡溫得之克足於內而其美自在耳豈表暴以求所謂不厭文理者哉

明趙伯錕曰闇然而日章只重闇然二字不重日章天下未有闇然而不日章者日章就在闇然內說故下淡而不厭三句畫出箇闇然君子來並不及日章

明張侗初曰常說謂闇然就外面說日章亦就外面說非也方言下學立心豈有說向外面去之理蓋所謂闇然者謂精神意念收斂在內闇闇自家用工夫之謂

明袁了凡曰闇然二字下得極妙卽如今人說暗地裡自家做之謂

明顧涇陽曰闇然而日章只重闇然二字不重日章故下淡而不厭三句畫出個闇然君子來並不及日章

明郭洙源曰日章亦不必外面看惺惺處卽章也

明孫月峯曰淡而不厭三句是形容闇然者模樣如此君子一味篤實其淡自不厭簡自是文溫自是理非淡簡溫有篤實

在故不厭而文且理也

明王荆石曰淡無味也不厭無味之味也然亦自傍人看君子若君子則不自知其淡矣不厭亦自有不可厭者在不作君子自信說

明楊復所曰學者最怕精神向外邊稍炫耀裏邊便漏洩不完如草木枝葉繁則根本傷是以古人惡文之著君子有見於此步步收斂故其道闇然日章小人無見於此念七炫耀故其道的然日亡君子小人學術之淳漓係文之著不著如此則德所從入可知已不向世味中耽戀不在人情內裝點一種平實之趣自是闇然而又日從自心尋索如回首歸家一步近一步故曰可與入德

明諸理齋曰惡文之著只就詩人說未說到下學君子身上明袁了凡曰小人所以不能闇然只為世味醞郁君子於一切嗜欲俱歇得下其於世味蓋淡如也即到無聲無臭亦只淡之極處

明茅鹿門曰淡簡溫即闇然也不厭文且理即日章也淡處即不厭處簡處即文處溫處即理處不分先後內外淡而不厭三句不可指實如言行知能俱不可用只就字義說

明柯立臺曰遠之近遠之本於近也風之自風之有所自也微之顯微之必於顯也只三平着不可以微顯摠上三句來蓋

遠近風自是道流而知其源知微之顯則是即其源而知其流自不重複

明郭洙源曰知幾幾字勿用本文原無幾字只說知其切於為已便了易曰知幾其神乎此是聖人地位下學君子安能到此地位

明李子名曰知遠之近三句要着之字近自微即下節不見之地遠風顯即下二節天下國家之地動於此而即應於彼也明郭青螺曰註知所謹包下慎獨及敬信皆謹於近自微也至於民勸民威天下平則達於遠風顯矣此是血脉

附覽新奇說

明姚承菴曰知遠之近三句正指所謂闇然自修者只是個謹微三句專重下一句上二句自外說向內挑出個微字來此微字即莫顯乎微之微即不睹不聞之本体知得此個微是天下大根本戒慎恐懼之功自有不容已此正說君子之闇然自修處不是為已而又知幾之說

錦考

按釋名云錦金也作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制字帛與金也○左傳曰歸夫人重錦三十兩注言錦細熟者以三丈雙行故曰兩蓋三十疋○國史補云蜀人織綿初成必濯於江水然後文采煥發○益州記曰錦城在益州南笮橋東流江南岸昔



蜀時故錦宮也號錦里城墉猶在○陳留風俗傳云襄邑睢  
 渙之水出文章故曰藻錦○鄴中記云錦有大登高小登高  
 大光明小光明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蛟龍小蛟  
 龍蒲桃文錦班文錦鳳凰朱雀錦韜文錦桃核文錦或青縹  
 或白縹或黃縹或綠縹或紫縹或蜀縹工巧百數不可盡名也

綱考

按禮書云乘車而加之以景猶衣錦而加之以褻也景以禦塵  
 褻以晦其文玉藻曰禪為爛則景衣蓋亦禪歟衣錦尚褻夫  
 人始嫁之服也

潛伏二節

宋陳三山曰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意亦孔之昭即首章莫見  
 莫隱意言隱伏之間理甚昭明君子內省此處須無一毫私  
 病方無愧於心君子所以不可及只是能於獨致其謹耳上  
 言入德之門此以下言入德之事此一節言人之所不見處  
 又申明首章謹獨意下一節言己之所不見處又申言首章  
 戒謹恐懼意

宋許東陽曰詩本言魚之潛於淵可謂伏藏之深然亦甚昭然  
 而亦見言禍亂之不可逃也此借之以言幾之存於心者雖  
 深而莫見顯乎隱微言獨之不可不慎也

宋陳北溪曰抑詩只是首章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意

屋漏人迹所不到之地此處益己之所不睹須是真寔無妄當加戒謹恐懼方能無愧作君子為己之功至此不待於動而應事接物方始敬益於未應接之前無人處已無非敬矣不待見於發言而後信寔益於未發言之前本來真寔無非信矣○此處一節密一節首章先說戒懼後說謹獨是從內面發出來此處先說謹獨後說戒懼是外面說入

宋胡雲峰曰上文引詩但見學者有為己之心此兩引詩方見學者有為己之學首章言慎獨此言人之所不見即是獨內省不疚即是慎獨內省而少有一毫之疚則是胸中猶有可惡之惡故必無疚然後無惡此為己之功也首章言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蓋動則有可睹此不動而敬即是戒慎乎其所以不睹言則有可聞此不言而信即是恐慎乎其所以不聞諸家

信為民敬信章句以為己之敬信與下文篤恭相應此又為己之功益加密者也首章先戒懼而後慎獨由靜時工夫說到吾心方動之幾此章先慎獨而後戒懼由動時工夫說到吾心至靜之極愈靜愈敬其為己之功可謂密矣

宋許東陽曰不動敬不言信是信敬在言動之前

宋史伯璿曰許氏云尚庶幾也戒辭也屋漏室西北隅上為闔竅以通明則其下反暗人處其地則非獨人不見已分曉自視其身尚不分曉以譬君子不但於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

地而慎之於已所不知之地亦所當慎

明蔡虛齋曰按此發得已所不知之意分曉上言入德之門此則言入德之事由此直入到不顯惟德地位方是佳處○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正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君子能於此致其謹故內省不疚而無惡於志不可以內省不疚做謹獨工夫此以已能知此者言故下贊云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君子獨能謹之這便是不可及不必另推說此時未有事所謂敬所謂信只是敬信之心常存耳卽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

明林次崖曰此兩節亦不宜分動靜只是工夫已密而益加密若以上節爲動則人不見亦未純是動蓋動之端也動之端而謹此工夫之密也下節雖靜然亦承動之端說去言不推動之端謹雖未動之時亦謹是工夫已密而益密也

明歸震川曰潛伏之中而有孔昭者在這裏不容有些子疚病故君必要內省不疚而直無惡於志不疚無惡只據見成的說就此上影出謹獨的意思若始初稍忽於潛伏其爲疚惡多矣固知君子之不可及正在此人所不見處能謹若過此關便潛滋暗長力無及矣不可及亦大槩說卽後要之以至篤恭天下平皆所謂不可及勿指定內省二句說

明張二水曰舊云此下四節前一節是入德之功以漸而密後

二節是入德之化以漸而神看來似屬兩層總以入德說爲是言君子入德工夫由潛伏以人不疚由不疚以入不愧由不愧以入不賞不怒不顯方爲入德之至何等渾融

明瞿昆湖曰潛伏節言君子惟謹獨故能省不疚無惡於志向使忽於潛伏其爲疚惡多矣固知君子之不可及謹於人所不見者也此節語意反覆簸弄正深着獨之不可不謹只把謹獨意看得十分鄭重自然光景活潑

明蕭漢冲曰不可及勿作功業不可及只云其不疚也有疚者不及之其無惡也有惡者不及之

明李卓吾曰人所不見承上文言不疚無惡而由於內省是不過我自省之而人誰見之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明顧隣初曰內省二句非謹獨之效只是就其獨之所謹者形容他一段光景意趣內省二字不作用功字眼然亦要重看言內省於獨覺之天稍有弊病瑕玷便必有不能掩者君子卽內省亦無疚病又何從而愧怍乎

明柯賓明曰不言不動而敬信常存此極是渾淪無間的工夫而內省云者則從無間中而致謹於切要獨知之地尤是極得力處故首章以爲言

明耿楚侗曰動處方可着敬言處方可着信今日不動不敬不

言而信何也蓋此是無時無處而不敬信也

明陶石簣曰敬信全不着意心体本敬不以肆參之便是敬心  
体本信不以偽滄之便是信

明郭洙源曰不動二句註言爲己之功益加密非是有加於内  
省之外也内省不疚卽是無不敬之疚無不信之疚第省時  
猶着意防動以主敬至此則不動而敬矣省時猶着意防言  
以主信至此則不言而信矣不動不言内之定境常感而常  
寂而敬而信省之深心不操而自存如此講方爲精融敬信  
是不覩不聞之心体君子之敬信一還其心体而已

明吳無障曰所謂敬信不是思慮動時如何敬言時如何信也  
此處工夫不涉形迹不落意想在空中虛境界中自有一種溼  
養操存之法非難入不得而知雖已亦不得而知雖鬼神亦  
不得而測識故以爲靜時工夫且言動事也敬信理也不動  
不敬不言而信不就事上做工夫全在理上做工夫注念而  
寔無念起意而寔無意依然是至靜本體

附覽新奇說

明王弼州曰潛伏孔昭正說知微之顯處此節重内省不疚無  
惡於志二句内省是自家着力不裝飾外面爲之者要味此  
志字君子志在篤恭不顯之妙至此微處一累於欲便是疚  
病了此志豈勝在疚病君子必内省不疚無惡於志是以人

所不見處實用其力而作聖工夫全在於此故曰君子之所  
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君子之不可及照後篤恭不  
顯說不承內省不疚說

明黃貞父曰潛伏二句向分慎獨戒慎為二事只泥於人之所  
不見乎一句說上是人之所不見下是己之所不見不知此  
皆是謹微事豈惟此二節即合下二節亦一套工夫君子只  
是一箇謹微謹微當先省察而更加存養之功內省不疚無  
惡於志全是省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存養工夫故緊緊  
相承說要見存養亦在人之所不見處若又分己之所不見  
則下二節又將說誰之所不見耶然則潛伏節子思何不云

其唯己之所不見乎曰此人字正對闇然用功說

明許敬菴曰工夫不至於不動敬不言信內省猶不能無疚此  
與首章戒慎二節同一語脈無動靜淺深之別也

明李子明曰謹微之功至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已無可復加了  
除是即外象以驗其內體之純故說奏格二節見天下不同  
返於微便是微體未盡處亦便是志之不能無疚處

屋漏考

按爾雅云西北隅謂之屋漏○健為舍人曰古者徹屋西北隈  
以炊浴沒者訖而復之故謂之屋漏也○孫炎曰嘗室之白  
日光所漏入○迨旃璵言云古人宮室門東偏南向故謂西

南為與西北為屋漏不愧屋漏猶曰不愧暗室也

奏假至末節

宋朱子曰此章到篤恭而天下平已是極處結局了所謂不顯其德之幽深玄遠無可得而形容雖下面不大聲以色德輶如此皆不足以形容直是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後已宋陳北溪曰篤恭是不顯惟德意天下平是自辟其刑意此章至此凡五引詩一節密一節首節說學須為己不求人知第二節說致謹於人所不見處三節說致敬於己所不見處四節說不待言說而人自化五節說不顯篤恭其功效有自然之應乃中庸之極功也

宋陳新安曰不顯篤恭寔原於尚闇然與慎獨戒懼深密之功下文更三引詩不過形容此不顯篤恭之妙而已

宋許東陽曰不顯有二義一謂無迹可尋而不顯著一謂不發揚二說俱存其義始備篤恭而天下平即垂拱而天下治之意其功效至此已盡下段只是容不顯之妙章句篤恭言不顯其敬謂自厚於恭敬未嘗見於言動之間

宋史伯璿曰章句於相在爾室節云則其為己之功效益加密矣則是潛伏孔昭之詩為己之功猶未如此之密於不顯篤恭節云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則以奏假無言之詩德猶未如此之深效猶未如此之遠也其意若曰有前二節工夫則

有後二節效驗工夫已密慎獨而加密戒慎故效驗已遠奏假靡爭而愈遠篤恭天下平惟通以爲已之功加密與德愈深而效愈遠二句以爲此對首章而發故以此二節效驗皆承不動不言之意而分殊不思奏假靡爭與篤恭天下平之效分明一淺一深不動不言同爲戒慎之事若如此分則不言之效淺不動之效深恐無此理文先不動後不言乃倒置其序可乎

宋朱子曰無聲無臭本是說天道彼其所引詩自說須是儀刑文王然後萬邦作孚詩人意初不在無聲無臭上也中庸引之以結中庸之意嘗細推之蓋其音自言謹獨之修德至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乃篤恭而天下平也後面節節贊嘆其德如此故至於懷明德以至德輒如此此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言夫德之至而徵妙之極難爲形容如此○此章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首章是自裏說出外面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寔相表裏也

宋饒雙峰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天命之性蓋一篇之歸宿也



宋胡雲峰曰此章當作四節看節節意相承第一節承上章極致之言恐學者鶩於高遠引尚綱之詩言下學立心之始結之以知微之題第二節承知微之題之語引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以實之自慎獨說歸戒慎恐懼而結之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第三節承不動不言之語引詩云無言不顯以極其效如此第四節承不顯之語三引詩至於無聲無臭以形容不顯之妙至如此朱子又恐學者因無聲無臭之語而又鶩於高遠也故結之曰非此德之外有此三等然後爲至也蓋所引之詩似有等級然其妙非昏冥昏默之謂非虛無寂滅之謂也故必提起德之一字言之首章曰道此章曰德道字說得廣濶德字說得玄妙豈非不可究詰之論哉

明蔡虛齋曰此以極其誠敬釋無言者蓋有言說則奪吾心之敬而不純一矣人自化之指預祭之人時字不作是字用無言靡爭俱肅敬齊一之意主祭者奏假無言而衆預祭者皆化之無有喧嘩失禮者也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是脫此意說來○不賞不怒無言意也民勸民威靡爭意也○詩以周先王言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說開來君子就是上面爲已謹獨存養之君子篤恭卽謹獨存養之極處○恭敬之心但到至極處便自然是幽深玄遠而不顯矣

明林次崖曰聖人之恭不思不勉而人莫測度人莫測度本乎

不思不勉也若得思勉是未離乎方所形體之間而人尚測  
度得輶字與詩意異彼之輕是不重易舉此之輕是微細之  
意矣

明王荆石曰奏假無言二節不重效只重德蓋所以民勸民威  
天下平者皆德也不顯節雖又進一步然亦不可把民勸民  
威者太看小了宜略渾融些

明馮具區曰不賞不怒非不用賞怒敬信所孚有不待賞怒也  
者卽賞亦德恩怒亦德威猶之不賞不怒耳

明吳無障曰奏假節是由此敬信而漸熟之以至成德之域不  
顯節又由此漸化之以至妙不容言之地此中工夫有人不  
及知而已獨知者非比上敬信更深一層也

明夏九範曰化到不賞不怒亦再加不去不可謂篤恭天下平  
爲更遠

明顧太初曰勸不用賞威不用怒是無言之治非真如黃老所  
云也人須自反吾德能不愧屋漏時人有不感動愧恥否以  
是知不用賞怒者是人心無待於賞怒非謂必不賞不怒而  
後稱上治也

明郭洙源曰不賞不怒亦謂有德以主之所恃不在此也若說  
全不要賞刑則天命天討聖人何不能無哉

明施羽吾曰恭卽是敬信卽是心體篤恭者自然而恭不知其恭

也

明莫中江曰篤恭而天下平是我與天下同歸到天命之性地  
位

明霍渭崖曰只重篤恭二字恭以心之欽翼言篤恭者其恭鬱  
積深厚即敬信凝聚於淵微渾然不顯其迹且不顯其機匪  
獨人不得窺其恭即已亦有恭而忘其恭者天下平非篤恭  
了然後天下平也天下平即平於篤恭之內即如安人安百  
姓不出於敬修中也

明李衷一曰人心之初原從天命無聲無臭來君子篤恭是聞  
到極處不露一毫情識只合此初心而已故人亦以心之初  
應所謂不識不知帝力何有於我也

明王觀濤曰天下平即勸而忘其勸威而忘其威也

明湯霍林曰聲色化民乃子思引夫子見成的話不是釋詩

明郭洙源曰病在一以字如有德以主之則聲色亦不顯矣

明王觀濤曰此只形容不顯之意形容之者猶云擬之也非模  
寫形容之謂不大不尚也聲指號令色指威儀猶有倫類只  
是猶有形象意蓋有形皆有類無形則無類莊子云精至於  
無倫亦一證也看來詞雖云有類而實明其有形猶云尚屬  
物類耳

明顧太初曰德而謂之如毛是德猶有毛可比是猶未離倫類

猶不免於顯只重不能形容至德非謂毛比德猶有倫也

明郭洙源曰至矣說德至矣即中庸其至矣乎之至不是說形容不顯之德至矣

明董思白曰德至此真與天命無始真源脗合無間聲聲而無聲臭臭而無臭無已可存無類可對中庸其至斯其至矣

明陳國驥曰至矣當從天說到聖人上天以是德命之人本無聲臭可言人以是德還之天亦無聲臭可指不落聲色不涉倫類真德之至矣不可以加矣勿據詩指天說○不顯即至非不顯之外又有至也未我云何莫非闡然之心克之耶

明陳白沙曰上天之載三句一部中庸道理俱是已發之中然做許多已發之中正所以完未發之中故末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蓋謂之無聲臭則無喜無怒無哀無樂真正是未發之景象首尾正相應

章旨

明李九我曰君子之日章即在闇然處他人於遠風顯處用心君子却於近自微處用心通章只將不欲其文之著作主把不見不言不動不賞不怒不顯不大無聲無臭幾個不字無字聯絡看來多少意趣多少精神

明吳無障曰詳此章大旨不出尚綱二字如曰淡簡溫曰近自微曰內省人所不見曰不動不言曰不賞不怒曰不顯不大

曰德猶如毛大槩都是朴實隱約足於已而無待於外之意  
此孔子家法亦千聖家法也

附覽新奇說

明張侗初曰無聲無臭天命之初闡然篤恭未發之體然戒謹  
恐懼却是位育實地內省不疚却是平天下真把柄可見至  
誠至聖與天命合一處不是無根○鼻忘於風舌忘於水聖  
人忘於淡諸臭有謝而風無謝也諸味有盡而水無盡也故  
曰淡而不厭至人寶澹澹者性命之精玄酒味方淡太音聲  
正希此無聲無臭之妙也○也須賞也須怒也須聲也須色  
只是勸民威民化民不在賞罰聲色上此帝王治天下之妙  
道也○無聲無臭微乎微乎大哉天也大哉聖也斯其至矣  
明李滄溟曰載者發育萬物之事無聲無臭乃聲色之理不可  
觀聞者於發育之中有無聲無臭之妙即太極形而上下者  
譬聖人篤恭而天下平本末具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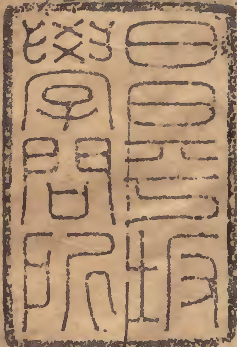
明管東溟曰末節引詩深勉入德之君子一疵尚存即非至德  
必通極於天命之初而後爲至也舊注以爲形容不顯篤恭  
之妙殆不然大意引皇矣之詩言懷明德之君子至聲也不  
大則庶乎不顯矣然稽諸孔子之言特化民之末務耳但曰  
不大而已則明德作人之丰采猶有外露者在未有以見其  
固聰明聖知而達天德也進而求之蒸民之詩曰德輶如毛

則微於聲色矣然毛猶有倫之物也但曰如之則聲色雖泯於外而任重道遠之氣槩隱然猶伏於中其所以固聰明聖知者猶未至也必若文王之詩所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然後一疵不存萬化俱寂聰明聖知之德不但光彩毫無所露於外而其端倪亦了無所伏於中德至此無以復加矣卽此之謂至聖卽此之謂至誠君子闡然之學終於是焉又云德之所以難於達天非以進道之光芒未盡則以任道之餘勇尚存此成章後達之通患也故子思不但以小人之前然爲戒雖君子闇然之學亦深防其懈焉

明繆當時曰予懷明德以下是通篇結語非只形容不顯爲恭蓋總言入德之妙直至無聲無臭方是至處非自引詩贊詩

### 鈇鉞考

說原云鈇莖斫刀也鉞大柄斧也黃鉞以金飾之○劉存事始案輿服志曰黃帝制以銅爲鳳首斫刀古今注云金斧黃鉞也鉞斧玄鉞也三代通用之武王以黃鉞斬紂太公以玄鉞斬妲己將軍出征授黃鉞者亦以銅爲之



趙神政已許軍出並野黃趙昔亦以險為之

趙也趙峯玄趙也三升面用之趙王以黃趙神極太公以玄

故案輿服志曰黃帝時以陶為鳳首神又古今武云金谷黃

趙風云趙莖也又也趙大蘇谷也黃趙以金繪之○隱齊事

趙趙卷

蓋辭言人辭之妙直生無聲無臭古長至國者曰隱齊事

